

前言

- 記得1980年家父病重即將辭世那一年，我問他林內鄉在二二八的時候發生什麼事，他說隔壁村的「成仔」出來敲鑼打鼓，叫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出來抵抗），以致一些鄉民「竹嵩湊菜刀」去濁水溪畔相戰；平時家父不談論政治，我趁機刺探一下他的傾向：「您感覺（他們的行動）如何？」他不假思索回答：「真勇敢！」不過2009年初我回到林內鄉訪問坪頂耆老楊重先生，他屢次說台灣人「第一等憨」（沒武器、沒訓練還敢抵抗）；他說民軍準備圍攻神社頂的國軍時起了大霧，是「天不肯」……要如何判讀這樣的鄉野語言呢？如果以今日藍綠分野的角度，很可能得到相反的結論。

(一) 從林內出發

- 林內鄉三號水門——觸口一帶。據受難者周坤山的兒子周枝友說，國軍經過時曾對田野間工作的農民濫射，進入民宅索取食物，死亡的民眾包括竹山來的民軍共有23位。



林內鄉的三號水門



周枝友先生(中)是溪底仔
在地受難者周坤山之子

- 據坪頂村耆老的描述，曾有一位二水來的人裝了一袋手榴彈準備和國軍「輸贏」（但未成真），這批軍人有人會講台語，研判是來自福建的「外省人」；儘管有隔壁村的鷹派「成仔」鼓吹抵抗，但坪頂人自知條件不足並不踴躍，只是儘量躲避，還有人煮食供應國軍。



左起為坪頂村長林賢宗
及耆老林塗先生、陳朝藤先生



坪頂的老芒果樹是重要的地標

關於國軍在林內的動向，存在著異說。一般認為張旺鄉長把他們引導到林內神社上面，也就是現今的淵明國中地點，但是當時任職於林內鄉公所的林義成先生，回憶說鄉長是把他們引導到舊鄉公所（寶隆紙廠內）旁邊的倉庫，才把他們安頓下來，至於神社上面的是民軍不是國軍。最後訪問到事發當時在顯宗醫院工作的陳天成先生，明確指出鄉長張旺與卓和尚醫師等人去坪頂向國軍勸導繳械之後，將槍械鎖在舊鄉公所旁邊的倉庫，人員則在林內國校或神社等地；至於「包圍」林內的國軍，應是另一批隨後前來救援的部隊。共同的回憶是，兩軍對陣的那天突然起了濃霧，以致沒有槍戰，免了一場劫難。之所以會有異說，個人研判可能的原因是，虎尾機場出來的一批國軍先到，支援的整編21師後到，他們停留的地方不同，鄉民不可能弄得清楚。



林內舊鄉公所旁邊的兩層樓宿舍



林內初設鄉時作為公所的建物，
保留在舊寶隆紙廠廠區內



2009大年初三訪談後與陳天成家人合影

(二) 竹山與林內的聯結

- 竹山人率先為二二八犧牲的是張昭田，他在3月6日參加攻虎尾機場的行動中死亡；其次是3月7日前往林內濁水發電廠附近攔截國軍的一群竹山青年。



清水溪(左)、濁水溪(右)交會處



廖國揚先生受訪前，先泡個茶

由虎尾機場逃出的國軍雖然滯留在林內，但林內人接受號召前往圍攻的似乎寥寥，不若竹山人主動踴躍。或許如張宗憲所說：竹山是一個有反抗傳統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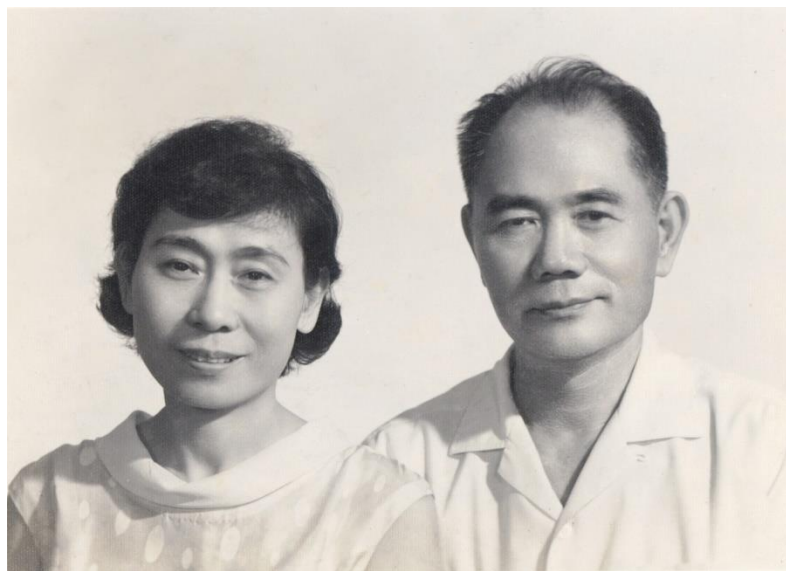
張宗憲先生受訪時留影



張宗憲先生提供祖父張茂良出獄照片

(三) 斗六醫生陳篡地傳奇

- 陳篡地（1906-1986）是彰化二水人，日本大阪高等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回台後先在斗南開業，除了眼科之外也兼看內科；與謝玉露（1910-，嘉義人，東京女子醫專畢業）結婚以後搬到斗六，以「陳眼科」診所為民眾看診。



陳篡地與夫人陳謝玉露女士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陳篡地出面組織民軍，一方面維持治安，一方面（如妻子和兒子所說）率隊攻打虎尾機場。當國軍支援部隊逼近斗六時，陳篡地為避免市街戰乃率隊退往古坑樟湖山區，此舉應有繼續抵抗的意思。



這一張陳篡地全家福照片曾被當局拿來做宣傳

在官方的檔案之中，所謂「樟湖之戰」有著重要的位置，它的時間在4月6日前後，主角是陳篡地 vs. 整編第21師145旅434團第二、三營及435團第一營：

因據報小梅（台南縣屬嘉義區東北部）以東之十字關、外湖、草嶺、清水溪一帶山地之內，尚有成股匪徒約三、四百名，匪首陳篡（篡）地時出沒於小梅、竹崎附近，搶劫居民，團乃決心予以圍剿，當以二、三兩營及四三五團第一營及各一部之兵力，分路包圍清剿。五日晚各就攻擊準備位置，六日拂曉開始進剿，團長率團部官佐一部，推進小梅指揮。匪徒前於十字關、樟湖被我痛擊後已潰不成軍，聞大軍圍剿則倉皇逃遁作鳥獸散，武器則埋藏於深山中；一部匪徒攜有短槍逃匿於鐵道沿線，經三日之搜剿計擊匪徒一名、捕獲匪徒十餘名，搜得械彈器材甚多。

- 參見：「陸軍整編二十一師一四五旅四三四團綏靖工作概況」，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頁126-127。

在此之前，也就是3月19日434團抵達彰化以後，將所部分駐於彰化市、員林、二水、埔里、日月潭各地區擔任搜剿及維護交通之任務，這時即發生「樟湖之戰」：

尤以樟湖一戰擊潰中部僅有的股匪主力，由是各地奸暴殘餘紛紛星散而歸消逝。是役擊傷斃匪徒四五十人，俘五名，鹵獲機步槍四十餘枝，而團僅傷亡士兵三名。……故「樟湖之戰」是為台灣中部安定之一轉鈕點，其後廣大地區得逐步其善後綏靖工作者胥賴於此。

- 參見：「陸軍整編二十一師一四五旅四三四團綏靖工作概況」，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頁124。

事後陳篡地回到故鄉二水，在親友的庇護之下，山洞裡躲避6年，據他的兒子陳彥文說：

這些親戚們後來的境遇都很慘，六年內有四個親戚朋友因此被政府槍斃，包括我堂哥陳崑崙（混淪）和姑丈（許聆音）。我堂哥那時候才18歲，已經結婚，還有一個小孩，我姑姑也從此守寡，他們的人生都變得很黑暗。



陳篡地的兒子陳彥文受訪時留影

根據許聆音的兒子許義章所述，許聆音曾數次送食物到二水鄉坑口村的山裡給陳篡地，因有人密告，遂於1950年3月7日在西螺家中被捕，「寧死也不說出五舅藏身地」，1950年6月26日判決書將許聆音、陳順辰（陳篡地的堂弟）、陳混淪（陳篡地的侄兒，判決書誤寫為陳崑崙）、謝明通（台中）、張炎祈（西螺）等五人判處死刑，同年7月19日執行槍決。



眼科醫生陳篡地行醫時的照片



謝東閔致哀的輓匾

訪問陳國賢談他的哥哥陳國仁

-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第三冊，第四四七頁。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三十八年度訴字第十號，**判決日期：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記載：
- 被告：陳國仁，年**25**歲，臺南縣人，住臺南斗六區古坑村朝陽路四十二號。
- 主文：陳國仁、陳文魁、張豐欽、游賜壹、葉登炎共同連續以暴動意圖竊據國土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有期徒刑三年六月，褫奪公權三年。

訪問陳篡地的兒子/媳婦談陳國仁

- 我記得爸爸其實還**take care of**三個人。這三個以前跟他一起逃到古坑，後來也都被關過，國仁仔（陳國仁）是其中之一，還有一位叫文魁（陳文魁）。...那時候爸爸給他去開飯店，但又沒開成功，所有的碗盤都堆到我們家，...文魁則在我們家打雜，等於長工一樣，後來才換國仁仔。...國仁仔一直到我們搬到太原路時他還在。【陳太太：他每天就坐在長椅上，看到我還會教訓我說要孝順。】我記得爸爸幫助過這三個人，說不定還有其他人也來要錢過，我是不知道，反正就是這三個人比較明顯。國仁仔跛腳，不會煮飯，也不會做事，而且不吃飯，天天只會坐在那邊等著注射營養針。文魁至少還會煮飯，什麼都會做...

(四) 虎尾機場事件

- 由於虎尾空軍基地的守軍人數不多，當大林、斗六、北港、西螺的民軍前來包圍，予以斷糧斷電，撐不了幾天就逃走了。



虎尾機場旁邊的碉堡是難得保存的歷史遺跡

虎尾公開槍決的地點在馬場（現在的東市場）



埤內的三姓公廟又稱二二八紀念廟

所謂「水攻」

- 很多人說虎尾機場之所以被民軍攻陷，是因為民軍採取「水攻」，引嘉南大圳支幹的水來淹沒機場，或是出動消防車對防空壕灌水，這也許是欠缺武器的民軍所能想到的辦法。由於當時圳溝的地勢高，而且是土堤（未如今日般抹上水泥），要弄個缺口讓水漫出並不難。不過在地的蘇金順老師不以為然，他認為「水攻的說法，應該是指把他們的自來水源切掉，電攻就是把電源切掉。灌水是不可能的，用水淹機場，以常識來想也是不可能的。」



虎尾耆老蘇金順先生(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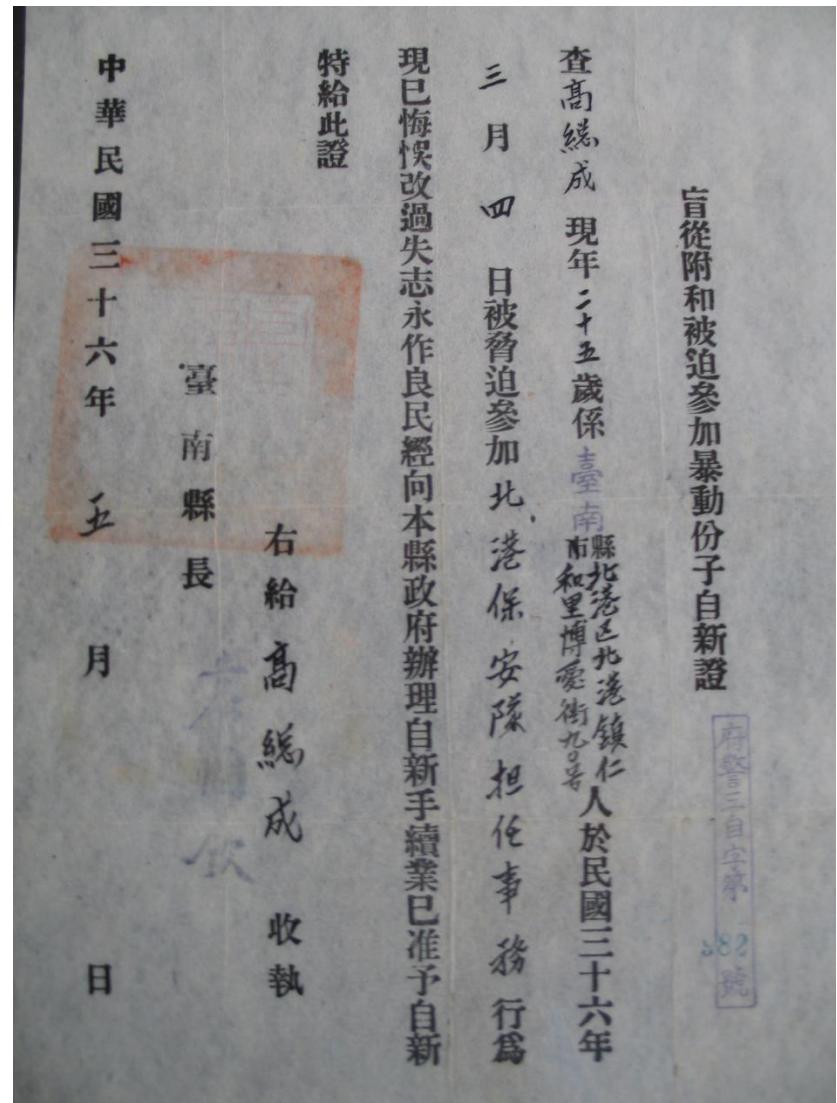
(五) 北港二二八

- 北港青年阿啟仔、阿木仔他們的「自治聯軍」是對外戰鬥的組織，「北港保安隊」則是負責市內治安；當時在嘉義地方法院擔任柔道教練的北港人許壬辰，就是北港保安隊的領導。
- 據許壬辰的太太許玉英說，「當地農夫已將29具遺體掩埋在一處，而伯父等五人先將我先生的遺體挖出來，另掘一坑……並且把他的頭髮指甲剪一些回來當作紀念。」除了現場被打死的以外，被捉回北港的則先遊街示眾，然後在北港溪畔槍決。



高總成的太太高許來貴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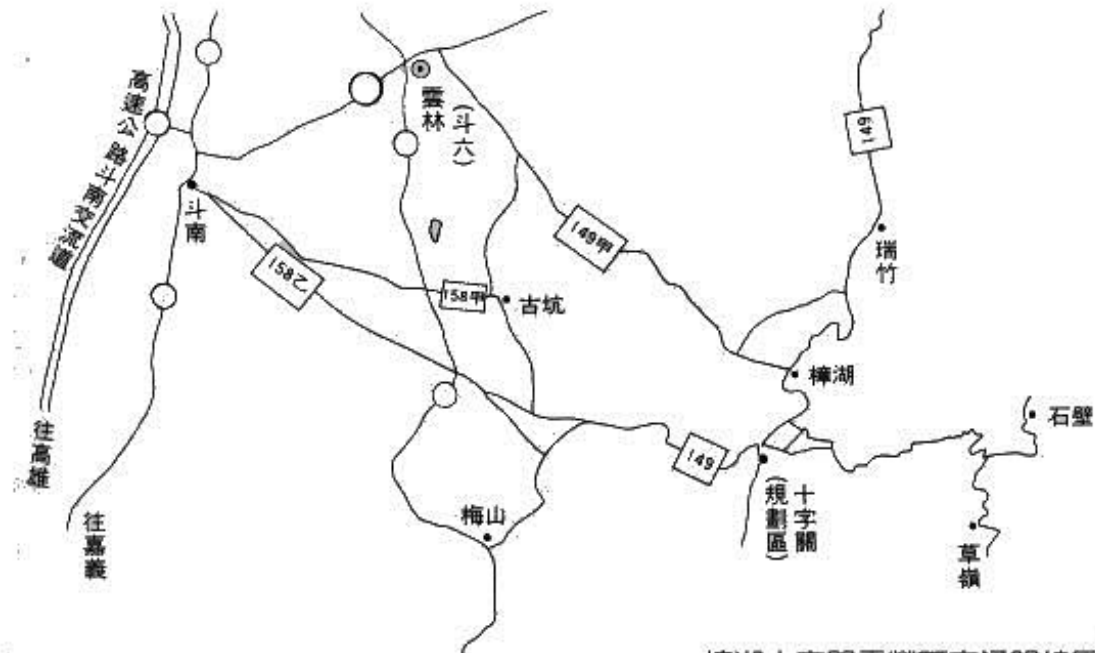
- 許壬辰和高總成所參加的保安隊，在維持治安的時候不但保護外省人、呼籲台灣人不可趁火打劫，並且禁止生意人藉機抬高物價，自認不是從事反政府的行為，為什麼事後大家還要去辦理「自新」？更讓高總成感到不滿的是，他們到虎尾中山堂辦理自新的時候，排成一排排，機關槍馬上圍上來，指著每個人，在這種氣氛之下唸著誓詞。1993年高總成去世以後，家人才找到這張「盲從附和被迫參加暴動份子自新證」。



高總成領到的自新證

(六) 見證二二八的古坑現場

- 若以樟湖為中心，往北是竹山的桶頭，往南經古坑的十字關，往西是嘉義縣梅山鄉，往東則是更深山的草嶺，這樣橫跨南投、雲林、嘉義三個縣的地區所發生的戰事，籠統稱為「樟湖之戰」也就不足為奇。
- 桶頭在行政區屬竹山鎮，位於竹山往草嶺的半路上，距離竹山14公里；地處清水溪上游，日治時代即有一桶頭吊橋，直行先到樟湖後到草嶺，右行是往嘉義梅山。
<http://home.educities.edu.tw/doggyinn/chhsn/tongtoubg.htm>，瀏覽時間2009年2月2日。



樟湖十字關露營區交通路線圖

- 樟湖村村長廖連池說，二二八的時候來到此地的民軍近百名，是由陳篡地帶領，他們接收派出所的武器以及一輛客運巴士，並且以學校當軍營。但是當他們知道國軍兵分兩路包抄進來，也就是聽到槍聲隆隆的時候就開始逃走了，所以據他所知在這裡並沒有發生對峙衝突的場面。



廖連池先生（右）、古坑鄉長林慧如女士（中）受訪時攝

死亡人數眾多的，應該是山腳下古坑、梅山交界，也就是來自北港、朴子等地的民軍準備上山時，被國軍伏擊的現場。



古坑梅山交界，初被挖出骨骸的地方



古坑鄉公墓旁作為安置
二二八受難者靈骨的建物



國軍靶場旁邊寫著人命關天，
卻是當初掩埋二二八骨骸的地方



古坑綠色隧道旁，由行政院撥款興建中的
雲林縣二二八公園及紀念碑

結語

二二八事件距今不過六十一、二年，台灣庶民對此一歷史的認知已經模糊了嗎？如果政治不過是記憶與遺忘的戰爭，我們還能夠做什麼呢？

這一次雲林二二八的田野訪談，讓我可以和相關檔案作初步的比對，例如瞭解到顧尚泰醫師等三人的罪名既然是圍攻「林內」駐軍防地索繳槍械，為何執行槍決的地點在「虎尾」；也可以在異說裡面找出比較可靠的一種，例如林內坪頂的國軍是否被繳械而又如何被保障安全，以及起濃霧那天到底是誰在包圍誰？經過這幾個月訪查，個人雖然比一般人更瞭解雲林二二八的真相，但同時也感受到追查歷史真相的困難，不得不興起謙卑之心、戒懼之情。